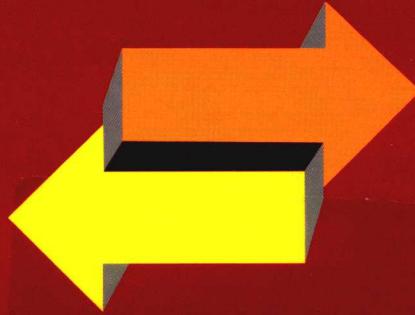


The LEADING INDICATORS



A Short History of the Search for the
Numbers That Shape Our World

经济指标简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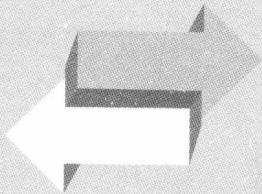
[美]扎卡里·卡拉贝尔 (Zachary Karabell) ◎著
刘静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The
**LEADING
INDICATORS**

A Short History of the Search for the
Numbers That Rule Our World



经济指标简史

[美] 扎卡里·卡拉贝尔 (Zachary Karabell) ○著
刘静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指标简史 / (美) 扎卡里·卡拉贝尔著；刘静译。—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3

ISBN 978-7-5596-1637-1

I . ①经… II . ①扎… ②刘… III . ①经济指标—历史 IV . ① F22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7928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7-9105

上架指导：经济管理 / 经济史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崔爽律师
张雅琴律师

经济指标简史

作 者：[美] 扎卡里·卡拉贝尔

译 者：刘 静

选题策划：Chestnut

责任编辑：郑晓斌 徐 樊

封面设计：Chestnut 李新泉

版式设计：Chestnut 衣 波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石家庄继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4 千字 720 毫米 × 965 毫米 1/16 15.75 印张 1 插页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1637-1

定价：69.9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56676356

THE LEADING
测试题 INDICATORS

你究竟对于经济指标了解多少

1 在“征服者”威廉王的统治下，英国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普查活动，其最终成果一般被称为（ ）。

- A. 《末日审判书》 B. 《政治算术》

2 拉普拉斯的（ ）一文，塑造了我们构建统治世界的经济指标的方式。

- A. 《关于概率的哲学随笔》 B. 《概率计算对伦理学的应用》

3 （ ）签署了建立美国劳工部及其统计局的法案。

- A. 林肯总统 B. 切斯特·阿瑟总统

4 起初，经济学是一门描述性的学科。（ ）使其转变成了依靠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学科。

- A. 库兹涅茨 B. 凯恩斯

5 （ ）被公认为微观指标的教父。

- A. 詹姆士·托宾 B. 乔治·卡托纳

6 为编制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而设计的调查问卷，包含（ ）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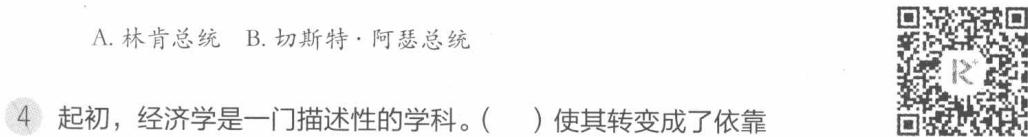
- A.5 B.6

7 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样本规模为（ ）。

- A. 每季度 7 000 户 B. 每季度 70 000 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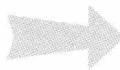
8 对于高增长和供不应求的劳动力市场，经济理论表明应该有更高的通货膨胀，而美国的实际情况却与此相反。为了解决格林斯潘提出的这个悖论，经济学家提出了（ ）。

- A. 多要素生产率 B. 产出缺口



想了解更多关于经济指标的故事吗？

扫码下载“湛庐阅读”APP，
搜索“经济指标简史”，
获得测试题答案及其他丰富的内容



The Leading Indicators
前言

塑造我们对世界认知的那些指标

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由经济数据所定义的世界。根据这些数据所表明的内容，人们评估个人和集体做得如何：国家的经济增长多快或多慢，价格上涨了多少，个人的收入有多高，是否就业……这些数字勾勒出了人们的生活状态。我们把经济统计数据，即我们的关键性指标，当作成功或失败的绝对标志。

然而在这些数据当中，没有哪一个存在于一个世纪之前。大多数指标在1950年几乎都不存在。在随后短暂的数十年里，一系列的数字开始决定我们的生活，然而在我们之中很少有人意识到，它们被创造出来的时间竟然这么短。可是这些数据不仅是新出现的，它们衡量的，也只是发明它们之时，设计者希望它们衡量的内容。然而这个世界并非一直维持着原样。

或许你还没有注意到，2013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在一夜之间增加了4 000亿美元。然而，这并非是因为真实的经济增长。毕竟，考虑到美国的国内生产总

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已达到了十几万亿美元，即使以中等的速度增长，每年增加的数字也会达到数千亿美元。

统计数字骤然增长的原因，并非是经济活动的突然增加。不，只是一天，从字面上来说是一夜之间，这数千亿美元就出现了。而且不仅仅是出现而已，很明显它们一直都在那儿。在 2013 年的某一天，负责统计美国经济规模的政府机构美国经济分析局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宣布，它改变了衡量国民产出的方式，结果就是 4 000 亿美元的调整。

根据该机构在宣布这次数据变化时所使用的语言，假如你忽略了说明，也是可以原谅的。我们中很少有人在面对这一标题时，还能够坐直身子，并且注意到所有的事实，这个标题是“2013 年国民收入及生产账户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综合调整预览：定义及陈述的变更”。接下来的描述也很难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在描述这种新方法的公告里，经济分析局声称：“基于系统的视角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以增加知识库存 (Stock of Knowledge)，并且利用这些知识库存来发现或开发新产品，包括改善现有产品的版本或质量，或者是发现、开发新的以及更有效率的生产过程。”

这种粗糙的言辞掩盖了某种方式的深刻转变，即我们是如何理解经济运行的？在大萧条之前，从未有哪个国家衡量过其国民产出。20 世纪 30 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导致美国和英国都开始尝试开发统计数据，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经济的运行状况。国民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是那个年代出现的统计数据中最重要的两个。到了 20 世纪中叶，世界各地的国家都开始做同样的事情。

然而，这些数据所衡量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国家制造的物质产品世界。各国的经济均是以商品的产量为衡量标准，建立在制造业、农业和生产的基础上。然而，从那时开始的数十年里，美国及其他许多国家的经济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从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从在工厂里制造产品，转向了创造想法。

在许多年里，这些统计数据的管理者意识到，创意和知识产权是当今经济

的一个核心方面。然而在这些数字创设之初，管理者做出的决定是，不将研究与开发这类活动作为国民产出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在经济分析局宣布其转变之前，某家制药公司为开发新药物所使用的数十亿美元，尽管可以拯救生命并改善人们的生活，却只能看作一项支出，而非将来可能产生巨大回报的一项投资。当一家公司为某一工厂购买了一台机器人，这一活动被统计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当苹果公司花费大笔金钱去开发苹果手机的时候，这笔支出却并未计入国内生产总值。

一直以来未计入国内生产总值的，还包括许多电视节目、电影及音乐方面的创造性工作。流行天后嘎嘎小姐（Lady Gaga）在写歌时花费的金钱，苹果公司在研发下一代平板电脑上的开支，辉瑞制药（Pfizer）在某一新药物上的投资……将所有这些投资加总，经济分析局发现，它将美国经济的规模低估了4 000 亿美元，而这一数值比100多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

不过，尽管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我们的经济指标并未改变。用来标记我们生活的统计数据，都是20世纪前半叶的产物。它们都是出于某一具体的原因，而在某一特定的时间被创造出来的。它们与我们的生活紧密交织在一起，并且深深地嵌入了我们对周围发生的一切的感知之中，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在人类历史大多数时间中，并没有经济指标存在，而没有了这些数字，就没有所谓“经济”。

如今，“经济”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核心要素。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强化了这一事实。然而最初我们是通过数字，通过政府、行业团体和公司定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才和经济产生联系的。关键性指标是我们用来指引生活方向的一张数据地图。

因此，当负责维护这张地图关键要素的机构，决定重新定义这些数据中的一个时，也就改变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经济分析局在关于4 000亿美元的数据“修正”公告中使用的措辞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这些改变勾勒出了

我们评估集体和个人经济生活的方式。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很少关注日复一日的经济数据波动，与此同时，少数人则对所有这些数字的综合效应毫不敏感。铺天盖地的统计数据淹没了我们，而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不是用这些统计数据所揭示的内容，来标记成功或是定义失败。

今天的美国总统选举，取决于这些统计数据的好坏。由于整个欧洲是根据债务和国内生产总值间的联系来制定经济政策的，这导致它的经济一直陷于螺旋式下跌之中。当然还有中国，其经济管理部门正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设定和调整经济增长目标。世界各地的领导人都在鼓吹强劲的经济统计数据，而挑战者们则利用一些疲软的数据来非难现任的管理者。

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通货膨胀率、进出口贸易额、消费者信心指数以及其他许多关键性指标，都在我们的世界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发明这些指标的人，可能从未想象过这种状况。它们都是出于有限的目的而被创造出来的，但是现在，管理者完全将其当作衡量我们现在做得如何的绝对指标。或许这正是当新闻说美国的经济规模比我们所想的更大时，它引发许多人嘲笑的原因。探讨这次数据修正的某个新闻标题是这样表述的：“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美国看起来将会更加富有——但是不要上当受骗。”各式各样的批评都有，从指责奥巴马政府正在加工这些数字，以使执政记录更加辉煌，到认为这种新的计算方法只会扩大当今国家间在经济上的鸿沟，加大做得好的国家和处境艰难的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一而足。

的确，仅仅在统计上变得更加富有，并不会真的让任何人更加富有。假如我在 5 年前告诉你，你拥有的财富比你认为的要多出 1 000 美元，你的银行账户上并不会突然多出来这笔钱，你也不会重新评估你过去的经历。为了维护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的完整性，经济分析局并非只是简单地改变了其当前的计算方法；它修正了自 1929 年以来的所有数字，所以现在，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在 1955 年花在那些大片上的支出，惠普公司和福特公司在 20 世纪中叶全盛期的研发预算，在相应的年份都可以计入国内生产总值之中。然而追溯起来，这些

事实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改变你的父母或祖父母买得起一幢房屋或一辆新汽车的能力。

知识工作 (Knowledge Work) 如今将获得关键性指标的合法地位，这一事实的确会让当代经济之中，胜者和负者之间已存在的明显差距变得更加严重。尽管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民数据，人们却并未以同样的国民立场来体验它。这也是经常被我们忽略的统计数据的一个缺陷：它们从总体上对经济活动加以衡量，却往往被我们充当做个人决定时的依据。它们没有从个体角度来衡量经济，而且其设计的初衷也不是这样。它们是为了充当衡量国民体系经济，而非个体经济创造出来的工具。2013 年关于统计数据的修正表明，那些在创造新观念和新体系的人，一直以来获得的利益，甚至比原来的统计数据所揭示的还要多。集体上变得更富有的这一事实，以及因此使得另外一个统计指标“人均收入”(per capita income) 产生的增长，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在同等程度上变得更加富有。

以上只是一个例子，用以说明数据如何勾勒出我们对现实的感受。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一直不断创造统计指标来衡量人们的生活，而且自 20 世纪中叶开始，普通人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一直由这些指标的数字所描绘。然而，这幅统计地图正显示出岁月的痕迹。所有人都希望用具体的简单数字来感知一个复杂的世界，但是人们从未意识到，所有这些数字都有其历史，有其最初被创造出来的原因。透过它们的这一历史可以显示出其优势及局限，正如每个人的个人史所起的作用一样。了解所有人是如何开始生活的，在一个由经济关键性指标所定义的世界，是评估它们是否仍然能够很好地为我们效力的第一步。

除了那些为了指导要如何前行而回顾过去的专业学者和统计学家之外，这些统计指标的历史并没有很好地为大家所知。发明统计指标来衡量我们如今称为“经济”的这一体系的动力，其来源是我们征服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热情，以及创造更多社会公正与公平的愿望。我们的经济关键性指标，是渐进式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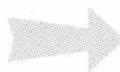
运动的产物，也是由通过量化而对经济加以控制的科学力量推动而产生的。它们是绝妙的发明，但是和许多杰出的发明一样，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过时。

接下来的文字，讲述的是这些指标和其创造者（是的，他们大部分是男人）的历史。这些历史片段也将告诉我们，统计指标是如何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所使用的工具，一跃成为世界各国管理经济生活的法宝。这些指标的数字决定了各个国家在世界的排名，并且它们也约束和描绘出美国政府是如何花掉数万亿美元，承担债务或不承担债务，并且衡量其成功的。

然而，随后我们将看到，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和这些数据所描绘的世界并非完全一样。过去人们依赖于这些关键性指标帮助自己认清现实，但是在今天，利用它们来为我们的经济导航，就像为了从 A 点到 B 点，而使用一张 20 世纪 50 年代的公路图一样。有可能你还是能到达终点，但是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你会迷路。考虑到这些情况，经济政策经常不能实现政府承诺或预期的结果，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在新的现实面前，我们依靠的是旧的方法。

那么现在迫切要做的，是找到新的方法、更好的指标，还有新的统计数据。寻找更好的统计指标，就像追求新的技术来改善我们的生活一样，绝对是值得的。不过，一些简单的数字、一些基本的平均值，就可以充分体现一个国家及世界经济体系的各个层面，这一信念绝对是个神话。与其去寻找新的简单数字，来替代旧的简单数字，我们还不如利用信息时代的力量，以及现在我们拥有的能力，来构建我们自己的世界地图，解答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不过，在这之前，我们需要追溯历史，回顾遥远的过去。为了搞清楚用统计数字了解这个世界而做出的那些最初尝试，我们将回到上一个千禧年，而非这个千禧年的开端，并且重温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些战役。这些战役的产物，并不仅仅是政治趋势上的一次转变，更是为了衡量这个世界而进行的早期尝试。



The Leading Indicators
目录

前言 塑造我们对世界认知的那些指标 / III

- ① > 世界末日的涟漪 / 001
- ② > 失业 / 017
- ③ > 国民收入和来自平斯克的男人 / 039
- ④ > 经济概念的发明 / 063
- ⑤ > 经济的全貌 / 079
- ⑥ > 通货膨胀率：从关键性指标到政府的骗局 / 099
- ⑦ > 边际收益递减 / 121
- ⑧ > 沃尔多在哪里 / 145

09 > 国民幸福总值 / 167

10 > 化身 / 193

结语 / 221

01

世界末日的涟漪

The Leading
Indicators



10⁶⁶年，诺曼底公爵威廉二世（Duke William II）跨越英吉利海峡，来争夺撒克逊（Saxon）国王哈罗德二世（Harold II）的王冠。

那年10月，正如英国小学生一直以来所学到的，当时天气异常清爽，天空略显灰色，两支军队在东萨塞克斯（East Sussex）^①的黑斯廷斯（Hastings）相遇。最终，哈罗德被杀死，威廉及由其支持者、封臣和雇佣兵组成的军队大获成功。于是，英格兰开启了诺曼人的统治时代，威廉因此也永久赢得了“征服者”的美名。

20年之后，征服者威廉王以和平的方式统治着王国，然而这并非是一剂安逸的处方。这个世界不是一处和平之地，而与国外或国内任何敌人的争夺，都需要资源。可是，他的王国事实上拥有些什么资源呢？有多少土地？庄稼和牲畜的收成可以有多少？国家有多少人口，而实际财富和潜在的财富又有多少？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同以前的统治者和自那时起所有的政府一样，威廉迈出了他所能做的第一步。他向王国的每个角落都派出了下属，询问这些问题并记录下答案。

① 英国英格兰东南部的郡，首府刘易斯。——译者注

正如这位国王的编年史家所解释的：“他将他的人派到英国的每一个郡，以查明每个郡有多少被‘隐匿’的土地；在这个国家，国王自己拥有的土地和牲畜的数量有多少；每年来自于各郡的合法税捐又是多少。他也将他的大主教们所拥有的土地记录在案，还有他的教区主教、男修道院院长及他的伯爵们的土地（我的叙述可能过于详细了）。英国的每位地主拥有什么，或者说有多少土地或牲畜，以及值多少钱。他十分仔细地完成了这项调查，结果是没有一项隐匿的财产能幸免，即使是一头牛，或是在他的调查中逃避注意的一头猪。而且所有的这些调查的结果随后都呈到了他面前。”

这项工作在 1086 年完成，当时每个封建领主的领地都已经调查完毕。每一个村庄都接受了调查，居民人数得以统计。来自各郡和各教区的信息，都已呈报给威廉王并检阅完毕。调查结果被装订在一个巨大的手写本中，从那时起它就以《末日审判书》(*The Domesday Book*)^① 而闻名于世，该名字源自“审判日”(*the Day of Judgment*)。“因为对最终账户的判定是严格和可怕的，无法用任何诡计来逃避”，后来的一位朝臣解释道，“所以当这本书里所包含的那些事物被判定后，它就不能够被撤销，或是驳回”。

这本书因其严苛和全面而受到欢迎，却也因自身的许多缺陷而饱受诟病。某一个郡的巡视员所提的问题，并非总是和其他郡的巡视员提出的问题一模一样。北方的某些郡是通过对诺曼人发动战争而夺得的，这些地方并没有被包括在这本书之内。物质商品在财富统计中处于绝对优先的顺序；人口则次要一些。教会是一股强大的势力，也是主要的土地拥有者，但是在全国各地的统计中完全被忽略了，或许是因为主教们和牧师们拒绝与国王的代表合作，又或者是因为调查者们并不认为这些土地和商品应当包括在内，因为它们属于某一个仅在一定程度上对国王负责的宗教机构。

尽管如此，《末日审判书》还是自罗马人之后首次对英国经济生活进行的统计调查记录。古代人有着他们自己的记账工具，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

^① Domesday 是 Doomsday 的中古英语拼法，意为“世界末日”，旨在凸显最终性和权威性。也译为《土地调查清册》。——译者注

巴比伦人、埃及人都是如此。中国人及他们的各个朝代也有记账工具。所有的统计者都明白计算其拥有的资源的重要性，比如有多少武器，有多少谷物，以及从他们的国民那里可以收多少的税，哪些项目可以征税，哪些军队可以召集。在计量这些数字时，有些人做得好一些，有些人则表现得差一些，但是所有人都已经做出了尝试。不过，只有少数人成功地做到了不让这一记录成为一个暂时的、不固定的和最终有瑕疵的概况描述。

在一千年前这种情形是真实的，而且在今天，同样也与现实相符。两者主要的区别在于，那时的瑕疵是缺少完善的模型，也未能完全理解计数和加法之间的差别；而现在则会创造出一些指标，以便对不同的时间段进行衡量和比较，看看你做得更好、更差，还是仅仅在白费力气。

《末日审判书》也暴露出了统计资料和经济指标的主要困境：你定义事物重要性的标准，决定了哪些事物将会统计在内。任何一位商业人士或政府人士都可以证实，只要是能够度量的事情，就能做好。那些没办法度量的事情，从它所得到的关注来看，或许压根儿就不存在。由于没有按照和封建领地一样严格的标准将教会包括在内，《末日审判书》低估了英国的物质实力和潜在的产出水平。因为其目标是评估国王和王权的实力，所以忽略教会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这也令英国看起来比实际要更弱。随后的君主慢慢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最终导致亨利八世（Henry VIII）剥夺了教会的巨大财富，从而使英国所有的资源都归于国王的支配之下。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历任英国统治者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均对其王国展开了一些调查，几乎都是为了弄清楚到底可以征收多少税赋。各国对衡量其国民产出所做出的最早的、最初的努力，可以视为当代衡量国内生产总值的先声。尽管这些努力一直在继续，所用的方法却并没有显著的发展。创新和想象力都用在测量宇宙、为地球绘制地图，弄清楚地球是圆的还是平的，发明新的导航工具和更好的战争工具，以及提升艺术、音乐及建筑方面的技能上面。在创新的成熟的和激动人心的领域，统计活动榜上无名。

16世纪，欧洲的帝国开始向大西洋扩张。到18世纪时，这一范围扩大到了全球。为了保证自己能在西欧得以幸存，从弱小的荷兰到西班牙帝国这样的大国，都想在新世界的资源中分一杯羹，起初是北美洲和南美洲，接着是亚洲，最后是非洲。为了开发和利用贸易的成果，政府需要尽可能多地掌握有关贸易的数据。

那时的政府和现在的政府一样，都依赖于一致的收入来源来维持其运行，并提供人们期望的各种服务。在近代之前，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从贵族那里征收的土地税，以及在贸易方面征收的关税。数世纪以来，对此进行完美记录的不是政府，而是商人们。他们不断改进会计方法和簿记方法，完善成本和收入的概念，并且成了推动银行业和信用票据发展的中心力量，而这些正是所有当代金融的前身。

然而，统治者需要并垂涎于商人们所创造的收益。于是，重商主义逐步形成，它见证了各种各样的帝国试图垄断与其遥远的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往来，阻止外国势力以及外国商人进入这一领域。无论是哪种方式，不管是否采取重商主义，政府都强调要将对外贸易限制在有限的入境口岸，然后对这些口岸严密监控。装载的货物都被记录在案并进行评估，然后征收相应的关税。由英国议会历经数十年才批准、于1651年开始生效的著名的《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将英国和美洲殖民地之间的贸易限定于英国船只和英国商人，并且要向英国王室缴纳英国的关税。法国和西班牙通过了它们自己版本的类似法律。这一系列法律的要点在于，很少有人能够自由地开展贸易活动，而不用面对国王的不满和沉重的处罚。

随着贸易成为国家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并成为支持王权之间频繁战争的关键。贸易因此受到严密监控，而海盗行为则变得非常猖獗。如此一来，便激发了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和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这类突击者的勇敢行为，他们拦截了西班牙国王的银船。美洲殖民地对这种状况也非常不满，随着18世纪逐渐逝去，这种不满变成